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
傳



猛回頭



三種人

兩年前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與供職於貝塔斯曼集團的一位外國朋友閒談。他看過了我參展的散文集《鄉夢》英譯本，得知我出生在中國東北的農村，又和大名鼎鼎的張學良將軍同鄉，便要我談談有關舊日家鄉與張學良的逸聞軼事。

我說，在我小的時候，家鄉一帶出過「三種人」——軍閥、土匪、大煙鬼。我怕他不懂得「大煙鬼」為何許人也，便附帶解釋一句，「大煙鬼」的雅稱是「癮君子」。同時，用手比劃一下吸食鴉片的姿勢。他笑著說：「明白，明白，就是我們常說的吸毒。」

我說，這三種人同生共長在一條毒藤之上，他們間有著天然的難以分割的聯繫。土匪當長了，成了氣候，就要拉幫結夥，擴大隊伍；有的接受了官府招安；個別的幸運兒，僥倖成功，最後成為雄踞一方的軍閥。軍閥與土匪，都是消耗鴉片煙的「特供專業戶」。之所以如此，據張學良講，由於戰鬥激烈，環境惡劣，往往連續多少晝夜不能休息，為了挺起精神，就要求助於毒品刺激。當然，更主要的還是，這類人整天在槍林彈雨中闖蕩，腦袋掛在褲腰帶上，風險大，變數多；又兼沒有明確的奮鬥方向，醉生夢死，胡度春秋，只知享樂、揮霍。因此，一嫖二賭三吸毒成了這夥人的專門

營生。

和土匪相似，出於「暗箱操作」和隱蔽、掩護的需要，大煙鬼之間也流行著黑話和隱語。比如，他們稱鴉片為「土黑貨」、「熏子」；把煙館稱作「霧土窯子」、「熏窯子」；把吸鴉片說成是「靠熏」「吞雲」；把販賣鴉片叫「搬黑佬」。

這位外國朋友聽了，拊掌大笑，他說，天下事情真是奇妙無比，許多竟是不謀而合的。西方國家這一行當裡，同樣也有黑話，他們把吸鴉片和紮海洛因叫做「追龍」，稱靜脈注射毒品為「打高射炮」，把吸毒成癮稱為「背上一隻猴子」；不知道為什麼，稱鴉片和海洛因為「男孩」。兩個倒賣毒品的客商見面了，一個說：「我想要個男孩！」對方答曰：「可以。」這就牽上了線。若是說「隨便什麼地方」，那就是手頭無貨，無法成交。

我說，這三種人，和奉系軍閥，和張氏父子一家，都有著直接聯繫。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土匪起家；他們父子都是奉系軍閥的統帥人物；張氏父子，以及大帥的幾房妻室，少帥的前後兩個妻子，都曾經是癮君子。

「聽說，凡是吸毒的人，最後都蜷縮床頭，奄奄待斃。那麼，張學良將軍為什麼能夠逃過這一劫，而且還能獲得百齡高壽呢？」這位外國朋友不解地問。

我說，多虧他意志力堅強，迷途知返，戒得早，戒得堅決，戒得澈底。

當時，由於我們各自都有亟待處理的業務，談話至此便中止了。但這個話題卻始終縈迴於腦際，有時間我就思考一番。

鴉片煙

對於吸食鴉片，雖然我沒有親身體驗，但個中情境，還多少熟悉一些。從前，家鄉一帶許多人，家都曾種植過所謂「大煙」。他們說不出多少名堂，甚至連「罌粟」這個怪雅致的名字也叫不出來，但對那種陽光照射下嬌豔欲滴的猩紅色的花朵，人們並不陌生。有的人家婦女生病了，就討要半個「大煙葫蘆」拿回家去調治。老輩人說，當年華佗施行手術之前，都要進行麻醉——關王爺是神人，他是例外了——除了用大麻，就是用鴉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裡也有過記載。其實，國外應用罌粟的歷史要更早些。據說，早在西元前三千四百年，兩河流域就已經開始種植罌粟了。在史詩《奧德賽》裡，盲詩人荷馬把它稱做「可以忘憂的藥物」。

到了近代，鴉片在國人心目中，形象整個變了，把它說成洪水猛獸也不為過。人們不會忘記，這種金玉其表而砒霜其裡的「藥物」，背後竟掩藏著一部血跡斑斑的罪惡史。一二百年前，它幾乎傾陷了我們的國家，整個民族為之遭受巨大的創傷。因此，對林則徐的虎門焚煙，都許之為大義凜然、轟轟烈烈的愛國行動。民國初年，刑法中明文規定，禁止買賣、擁有和進出口包括鴉片在內的各種毒品。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還組建了中央禁毒委員會，明令禁止種植罌粟。至於效果，卻是很難說的。以我的家鄉為例，那裡盜賊蜂起，兵荒馬亂，對於毒品的蔓延，官府既不能管也不想管，放任自流，愈演愈烈。日本人侵佔後，更把鴉片和海洛因作為一種「社會武器」，向中國大量走私。致使全國各地，哪裡有日本商務所和領事館，哪裡就毒品氾濫，有些日本人甚至在一些集鎮上公開開設大煙館。那個「末代皇妃」婉容的侍衛長——帶有間諜身分的日本人，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扶持

婉容吸毒，負責為她提供一切吸毒備品，最後，她也就死在這上面。

我的塾師和開辦私塾的叔叔，全都是資深的癮君子。一進他們的屋裡，就能嗅到一種特殊的糊香氣味。兩人總是面對面地在一張特製的床上側身而臥，中間隔開一米左右的距離，各自一手托著煙槍，一手拿著一根金屬鋼針，將紮在上面的鴉片丸送進煙槍頂端的碗裡，再湊近共用的酒精燈，使之燒溶、汽化。當煙管中吱吱作響之後，兩人便都深深地吸上一大口。這樣，連續地抽過三四管煙以後，便都沉沉睡去。一覺醒來，頓覺神完氣足，或授課，或清談，或批改作文，或寫大字條幅，簡直不知疲倦為何物。有時，興之所至，還會哼上幾曲民歌小調，最常唱的就是那《探清水河》：

提起了宋老三，

兩口子賣大煙，

一輩子無有兒，

生了個女嬋娟。

小妞哎年長一十六啊，

起了個乳名兒，

荷花萬字叫大蓮。

名兒叫大蓮，

真是好容顏。

只可歎那二爹娘，

愛抽那鴉片煙啊，

耽誤了姑娘我的婚姻事啊，

斷了弦的琵琶——誰也不來彈。

但是，刺激作用一經消失，他們便如同嚴霜打蔫的茄葉一般，頭再也抬不起來了。原來，鴉片中有幾十種生物鹼，嗎啡占主要成分，可以從中提取海洛因。吞食或注射之後，能夠迅速而強烈地影響人的大腦神經系統，產生麻醉、破壞作用。

對於少帥張學良的嗜吸鴉片，他們都耳熟能詳，特別是我的那位叔叔。因為他在老東北軍裡混過差事，裡面有許多熟人，說起來更是「有鼻子有眼」，仿佛親身目睹一般。他們每當說到吸鴉片、紮海洛因，話的由頭總是離不開張學良。我就是從他們嘴裡聽到一些有關少帥吸毒與戒毒的軼事。

在我十一二歲時候，從北滿方面傳來解放軍禁嫖、禁賭、禁毒的信息。塾師和「魔怔叔」這老哥倆，也多次商量，要照著當年少帥的標杆，主動戒毒，並且還到縣城裡打探過。他們不只一次地講述少帥吸毒後如何形銷骨立，弱不禁風；後來，又如何在外國醫生幫助下，狠心戒毒。那種狠勁，聽起來令人為之動容。當然，較之後來瞭解的實際情況，尚有相當大的距離。不過，即便是他們說的那樣，少帥的意志力之堅強，已經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排遣

少帥自小就受到吸食鴉片的薰染。他的雙親都有鴉片嗜好，家中煙榻橫陳，迎親待客，不是奉

茶讓座，而是上床先抽上幾口鴉片煙。那時，市面上講究一點的飯莊、店鋪，也都設有吸食鴉片的內室和煙具。酒足飯飽之後，一燈相對，多少爭權奪利、謀財害命等不可告人的交易都在這裡進行。社會上，一些纨绔子弟，追求時尚，好奇模仿，尋求刺激，冀求從鴉片中獲取肉體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麻醉，整天在煙霧氤氳之中，消遣時光，打發著脫落世事、飄然欲仙的日子。那時，在反對直系軍閥的共同目標下，有所謂「民國四公子」之稱，共有兩個版本，其一是：張學良之外，還有孫中山之子孫科，段祺瑞之子段宏業，皖系軍閥首領盧永祥之子盧筱嘉。這些豪門望族的公子哥兒，往往以吸食鴉片為時髦，用來彰顯門閥的闊氣，表現其尊貴的身分。

而張學良的情況，更要特殊一些。他以弱冠之年，統領千軍萬馬，制衡各種矛盾，其壓力之大，可以想像。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少帥率兵出征，雙方相持不下。在苦撐危局中，他的精神長時期地緊繃著，寢不安眠，食不甘味。因此，就在同僚們的攛掇下，嘗試著吸食鴉片，藉求麻醉神經，從中獲取解脫之感。但在當時，只是把它作為逃避苦惱現實，抵制恐慌、沮喪的一種調劑手段，吸食的數量並不大，次數也比較少，更沒有成癮。

翌年冬季，少帥所一向尊敬與倚重的亦師亦友的郭松齡倒戈反奉，兵敗被殺，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為了求得暫時的解脫，便重新借助吸毒來擺脫憂思與苦惱，從而與鴉片煙再度結緣。郭松齡一向艱苦樸素，律已甚嚴，他也嚴格戒飭張學良，規勸他萬勿沾染舊軍閥的惡習，絕對不許接觸鴉片和煙具。可是，一當這位良師益友下世，天性放縱恣肆的他，就再也沒有人能夠加以管束了。「郭軍倒戈」一役，他從中接受了教訓，不再設置擁有實權的副手。這樣一來，軍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決定，自然加重了身上的負擔。每當疲勞困頓襲來，他就靠著吸食鴉片來尋求解脫，從而養成

了依賴毒品驅除疲勞、振作精神的惡習。

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開封一戰，東北軍吃了敗仗，于珍所部全軍覆沒。震驚之餘，「陣前思猛將」，他再次想到了郭松齡，感傷於東北軍中新派精英凋零殆盡，而「庸碌無為者反獲晉升嘉獎，情懷抑鬱，莫可言宣」。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

我心中更痛苦的是：每當危難之時，必須選擇最喜愛的優秀分子，來擔當這困難的任務，方能勝任。明知他此一去，九死一生。可是，待到功成之日，庸庸碌碌者學功受賞，佼佼者已經化為白骨，只剩下了孤兒寡婦。在無目的的混亂的內戰之中，說不上成功成仁，彼不過是私人感情之上，命令嚴威之下，走上犧牲之路。中國有多少良好軍事人才，就是這樣白白地斷送。我每一思及，心中悲痛，以己度人，在過去內戰上，與我同感者，自然不在少數。吸食鴉片，不只是一時興奮，借助刺激精力，亦含有借酒消愁之意存焉！

偏偏又禍不單行，一年過後，更大的打擊降臨到他的頭上——父親在皇姑屯遇難。苦惱、傷慟之外，更激起了對日本侵略暴行的痛恨與憤慨。而「九·一八」事變，又使他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接著是熱河失陷，舉國上下，交口譴責，此刻的少帥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憤恨、愧疚、煩惱、焦躁、憂愁、痛苦，猶如萬箭攢集，兜頭湧來。於是，他更是變本加厲地吸食毒品，以麻醉身心，擺脫難言之苦衷。時日既久，竟成痼疾，最後陷入無法自拔的地步。

「飲鴆止渴」

其實，廣見博聞、聰明絕頂的他，哪裡會不曉得鴉片煙的毒害呢！社會上、同僚中、家庭裡，那些天煙鬼的墮落情態與醜陋形象，更是彰彰於他的耳目——

他經常接觸一些自訴口乾舌燥、喉嚨灼熱、胃部不適、食欲不振、失眠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四肢無力、慵懶不堪的病夫，那是處於初始階段的吸毒者。

還有些人，四體麻木，形容枯槁，對周圍事物全無興趣，更懶得注意個人衛生，不願與人接觸，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圈子裡，而聽力與視覺卻變得異常靈敏，醒著時幻覺不斷，睡下後又噩夢連綿，這樣的吸毒者已經是程度很深了。

至於那些終日昏昏沉沉，兩肩高聳，形銷骨立，齙牙咧嘴，面如死灰，渾身抖顫，滿臉鼻涕、眼淚，哈欠連天，像鴉片戰爭題材的電影《萬世流芳》的歌詞中所描述的：「牙如漆，嘴成方，背如弓，肩向上，眼淚鼻涕隨時淌」，則已經臨近晚期，雖生已與死無異矣。

怪不得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要把鴉片和炸藥以及其他各種殺人工具等列齊觀，說「嗎啡是地獄，人口劇增的直接原因」。

少帥自己也承認，抽大煙是一種很可鄙、很不光彩的行為。他曾對周圍的人說：「一個活人不能叫一個死東西管著。」他所敬重的張伯苓先生的話，更使他深受觸動：

人可以有霉運，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楣，越是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

明快、舒服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

為此，主政東北之後，少帥便於當年十二月，發布了禁止軍人吸食鴉片的禁令：「查鴉片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不唯戕身敗家，並可弱種病國，盡人皆知，應視為厲階，豈宜吸食！」限定在年底，「各主管官長都需出具戒除淨盡鴉片的保證書」。時人為之雀躍，把這一禁令媲美於清嘉慶晚年一則禁煙的上諭：「鴉片煙一物，其性至為毒烈，販者皆邪惡之人，恣意妄為，無所不至，久之氣血耗竭，必且促其壽命。」而少帥自己，則決心帶頭戒毒，為廣大兵民作出榜樣。

這時，楊宇霆向他推薦了一種對戒除鴉片煙癮有「特效」的日本進口的注射藥。出於戒毒心切，也是「病急亂投醫」，他吩咐身旁的醫生立即採購，然後逐日注射。豈料，這種所謂「去癮止痛」的藥物，只能收效於一時，而因內含海洛因，注射日久，便會產生習慣性依賴。結果，一段時間過後，他放下了煙槍，卻再也離不開嗎啡針了，不僅未能戒毒，反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無異於「飲鴆止渴」。

原來，十九世紀末，德國化學家海因理奇·德累塞經過臨床試驗，發現海洛因是一種超過嗎啡五至八倍、具有驚人效力的鎮痛藥，而且製作比較方便，因而在歐美諸國得到了廣泛應用。但不久，醫學界就對它的致癮性產生了警覺，認為它能在人體內引起一種化學反應，如果不能週期性地注入藥物，也就是當血液中海洛因的成分降低到一定程度，人體就會產生對藥物的強烈渴望，以致焦灼不安，狂熱難耐，致使肌體逐漸衰竭，最後死於「藥物饑渴」。只是由於大多數癮君子的直接感覺，是海洛因使頭腦保持清醒，身心全無痛苦之感，而且情欲高度亢奮，短時間覺察不到它的毒害。那

些「助紂為虐」的推銷商，更製造出「東方人致癮程度大大低於西方人」的輿論，因而，他們寧予信任而不肯懷疑。

少帥就是這樣過來的。結果，毒癮愈演愈烈，一天之內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見賓客、舉行宴會的時候，每隔一段時間也必須離席注射，以致經常遭人誤解，被指責為輕狂慢客。甚至在前線指揮作戰時，也片刻不能離開毒品，供應稍微遲緩一些，他便暴跳如雷，整個身心遭到嚴重的損害。

昔日英俊灑脫、神采飛揚、意氣風發的少帥，變得面黃肌瘦、弱不禁風，委頓不堪，實際上，此時他剛過「而立」之年。他的胳膊、大腿，打針的癍痕累累，肌肉形成硬結，有些地方甚至連鋼針也插不進去。他的外籍顧問端納初次見他，覺得「這個人已病入膏肓，對他自己和國家來說，都毫無價值了」。大家都為少帥的健康與前途而深感憂慮。

遍體針痕

東北淪陷、熱河失守之後，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要員，為了配合蔣介石藉機轉移視線並奪取張學良兵權、進而瓦解東北軍的圖謀，掀起了猛烈的輿論攻勢，要張學良立即引咎辭職。監察院更提議要將他嚴懲法辦，以肅國紀。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於是，電約張學良前往保定，要親自與他面談。之前，先派人透露了讓他辭職下野的意願，少帥聽了，未辯一詞，當即表示同意，說：「正好我要休息休息。」這樣，蔣即與他會面，說：

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暫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所以，我決定同意你辭職，可以借此機會出洋考察，將來以圖再起。

軍事上的失利，政治上的失意，帶來了心態上的失衡。從全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地位，一下子降為平頭百姓，自然痛苦不堪，多日裡神情恍惚，情懷抑鬱。不過，由於豁達的個性使然，過了一些天逐漸也就想通了，覺得到國外走走，換換環境，調整一下心態，確也十分必要。只是，以他現時的身體狀況，又怎能堅持得了呢？這也進一步堅定了他戒毒的決心。

於是，他偕同于鳳至、趙四小姐和端納，一起到了上海。平時，端納與他交談都用英語，但此時為了勸說少帥戒毒，卻改用漢語交流。他勸誡張學良：趁此下野出國機會，洗心革面，戒除毒癮，迅速恢復健康，重振體魄和精神，發憤圖強，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納的漢語儘管不怎麼地道，但「大丈夫」三個字，還是說得既真切又響亮，使少帥受到了很大觸動。

宋子文對他的戒毒也非常關心，在海闊天空、旁徵博引，廣泛羅列吸毒的危害之後，以十分懇切的口吻，說道：

漢卿！出國之前，我勸你一定要戒除毒癮，這不僅是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關係到國家的體面、觀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們是「東亞病夫」啊！

這番話對張學良的刺激是異常強烈的：自己雖然被迫下野，但終究還有個「全國陸海空軍副總

司令」的名頭，在外國人眼裡，他仍是整個國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給人一副「東亞病夫」的形象，那麼，國家的尊嚴何在？西方人甚至會說：怪不得他陣前輸手呢，原來是病夫治軍，無力抵抗啊！

他想到，一些百對戰疆、邊關垂老的將軍，歸田解甲，滿身都是出生入死的刀劍瘡癍；而同是軍人，在自己的身上，卻遍布著荒唐歲月留下的嗎啡針痕，真是莫大的諷刺！他深深地以此為辱，不禁滲出了一身冷汗。

與此同時，他的腦子裡又閃現出那個令世人不齒的「傅滿洲」的形象。這是德國作家亞瑟·沃德筆下的一個中國人。在這個大煙鬼的身上，集中了「東亞病夫」的一切惡習和種種醜態形象。他以毒品販子的身分，通過各種卑劣手段在西方世界裡闖蕩，尤其是專門利用鴉片煙來對付敵手。——這原本是西方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軍對付中國人的手法，卻反轉過來成了中國人的無恥伎倆。出於強烈的愛國赤忱，少帥想到，如果自己不能迅速地從這支醜陋的隊伍中脫離出來，豈不是丟盡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的臉面！

戒毒，在當時有幾種方式可供選擇：效果最好的當然是直接戒斷，這又可分為「頓戒」與「漸戒」兩種。「頓」、「漸」是借用禪宗的詞彙，亦即立即戒除與逐漸戒除。前者經受折磨非常厲害，非有特大決心、特別堅強的毅力，是難以奏效的；後者，曠日持久，毒品劑量逐日遞減，最後達到戒除目的。此外，還有一種藥物替代法，即用一種與鴉片、嗎啡性能相仿，但無依賴性或依賴性很弱的藥物來取代已經成癮的藥物，然後逐漸減少劑量，直到完全停用為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替代藥物，他是決然不肯再用了。「漸戒」的方式，雖然痛苦較輕，易於施行，但需遷延時日；他此刻的心理，是即使痛苦至死，也要立即擺脫毒害，「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又兼出國行期在即，也不允許他逐漸戒除。這樣，就唯有「頓戒」之一途了。

立地成「佛」

決心是下定了，但以他的病弱之軀，是否能夠承受得起這場巨大的風險呢？于鳳至深感擔心，因而勸他還是聽聽醫生的意見，再作定奪。

話音還沒有落地，少帥登時色為之變，猛地從沙發上站起來，怒氣衝衝地吼叫著：「什麼醫生？我算是領教過了，我再也不相信他們！我的命運，由我自己來主宰！」這突如其來的暴怒，嚇得周圍的人都噤不做聲。大家知道，上次戒煙，就是因為過於相信醫生，結果染上了更為厲害的嗎啡毒癮，至今他猶有餘憤。過了一會兒，少帥也覺得這樣發火有些過分，加上端納的耐心勸說，便也同意請個醫生來幫助戒毒。

兩天過後，宋子文就為他請來了德國的戒毒名醫米勒博士。他對張學良早聞令名，很佩服這個統兵數十萬的年輕將領；後來，聽說他染上了吸毒惡習，深深為之痛惜，決心幫助他擺脫這場厄運。經過全面檢查，認為張學良只是虛弱，並無其他疾病，可以放膽、放手戒毒。

他按照慣例，事先鄭重告誡患者：「戒除毒癮，是個極其痛苦的過程，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有沒有堅定的意志。」

少帥苦笑了一下，幽默地回了一句：「東三省都讓我丟光了，現在所剩的就只有意志了！」

在正式戒毒前，米勒與少帥約法三章：

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必須同時戒毒；

戒毒期間，醫生有節制衛隊與隨從人員的權力；

暫停私人醫師的工作，任何人不得擅入病房。

少帥毫不猶豫地答應照辦，並親手寫下「陋習好改志為鑑，頑症難治心作醫」的條幅，以表示一己的決心。最後，還當著眾人的面，把子彈上膛的手槍放在枕頭底下，然後，發出嚴厲的警告：

你們記住，從我戒治之日起，無論任何人，看見我怎樣的難過，也不許理睬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給我的話，我馬上拿這支手槍打死他！

米勒博士採用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先是從患者肛門輸入麻醉藥與其他藥物，使之沉沉入睡；待麻醉藥漸漸失去鎮痛效用，病人腸胃裡開始翻江倒海，胃壁痙攣，腹痛難忍，肌肉抽搐、劇痛，內臟宛若打了結、起了皺，就像一條條糾纏在一起的長蛇在體內搏鬥，由此引起強烈嘔吐、腹瀉，每天多達數十次。經過這一番折磨，再給病人服藥，使其全身發生水泡，然後從水泡中抽出液體，注射到病人體內。之後，一面抽出帶有毒素的腐血，一面注入新鮮血液。

戒毒伊始，最為難熬。第一天晚上，少帥在屋內毒癮發作，「咚咚咚」地，一個勁兒地用腦袋撞牆，這聲音像利劍一般刺痛了守候在門外的人們的心。漸漸地，「咚咚」聲越來越小，頻率越來越慢，最後，屋裡沉寂下來，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少帥後來回憶說：「米勒這個人，膽子很大。我

的部下看到我痛苦的樣子，要揍他。他們對米勒說：『你要是把他治死，你的命也沒有了，你明白嗎？』」

米勒博士進入房間，只見少帥雙目緊閉，渾身抽搐，知道他正在忍受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從心底裡佩服他意志力的堅強。事後，少帥說：

一個人哪，能夠把大煙戒掉了，那人就了不得。我跟你說，戒煙時難受得什麼似的，那滋味說不出來。那肉就好像燙了以後沒有皮膚一樣，大便時都不敢坐，皮膚不敢碰任何東西，那可真疼啊！

痛得撕心裂肺，萬箭穿心一般，哀號啊，呻吟啊，不管你怎樣折騰，怎麼熬煎，「狠心」的米勒也不為所動，像沒有看見一樣。由於少帥的手腳都被緊緊地綁縛在病床上，動彈不得，疼得實在熬不住了，他就用牙齒撕衣服，咬胳膊，衣服都被咬爛了，胳膊咬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通身大汗淋漓，把床鋪和墊子都浸濕了。人們都說，沒有關雲長「刮骨療毒」的精神，任誰也挺不過去。

就這樣，一連七天七夜，經過一番死去活來，真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終於脫離了苦海，戒除了毒癮。

少帥說：「我的毒癮戒除以後，好像全身的血液換了新的一樣，但四肢仍是無力，身體還虛弱得很。」

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養，體重迅速回升，精神面貌和身體狀況也大大改善了。一個月後，如同脫胎換骨一般，少帥又恢復了往日的瀟灑神態。

為了表達感激之情，他特意送了五萬塊大洋給米勒博士。

